

# 悼故院長蔡滋溼博士

## 慷慨澆酒、昂藏看劍

方憲瑞

### 其一 家世篇

#### 「草埔仔」的故事

九十四年前，一場大水過後，茫然望著改道的河水洗劫後留下的一大片荒蕪，一個年方十四歲的少年，面對著被沖走的莊園與被爛泥巴所掩埋的稻田，也面對著未來的一段艱苦的日子，他在心中暗暗自誓，一定要重建家園，再延續先祖自福建移民來台後，胼手胝足，世代耕讀，詩禮傳家的門風。

他，就是蔡滋溼的父親，也是蔡滋溼一生中最敬畏的人——蔡蕃薯老先生。

「後來，這片土地又長滿了野草，至今，我們都還管這一帶叫草埔仔！」

薄暮時分，溪湖鎮郊三公里的車程。在溪湖鎮番婆里西勢庄67號裡，禾苗猶青，一望無際的稻田中央，一堵堅實的紅磚牆內，悄然坐落著一棟四合院，就在這座歷久而仍堅屹如昔的蔡氏故宅的大正廳裡，蔡滋溼的胞姊，年已75高齡的蔡越老太太嫵媚的追述著父親早年的奮鬥史。

「經過一段極艱苦的日子，阿叔（溪湖人稱父親為阿叔）才又聚集了一些族人，在這裡重新開墾，現在才有這四週的田地與這座舊厝。」

「阿叔雖然十四歲就沒能再受教育，不過他頭腦很好，也很認真自修，所以吟詩作對他都會，也讀了許多醫書，有時也會幫人看病。」

也許是早歲的苦難，蔡老先生對於村裡孤苦失所的孩子說是給予極大的幫助，再加上識得文

章瀚墨，為人又耿直不阿，兼以濟困解紛，不遺餘力。「阿叔長得極有」形威，不苟言笑，有事莊裡人都找他排解。」

是故蔡氏至今一直是地方上書香門第式的望族，亦終不愧於其先祖遠隨公自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於清中葉門渡海來台卜居溪湖之聲名遺志。正如蔡家故居的正廳兩壁之上有副對聯「農桑詩禮家規垂訓翼孫謀」「忠孝廣節身範克端繩祖武」，誠然不虛。

### 其二 流著鼻涕 黑嚙嚙的童年

提起了蔡滋溼的幼時情景，一生中最疼愛這個么弟的蔡老太太不禁掩面而泣。久久，在難以平復的激動中，她的思緒彷彿穿過重重的時空，回到那些遠年舊歲，兒時光景宛然如昨，老太太親切慈祥卻又悲泣的容顏也才露出一絲回憶的欣喜。

「滋溼小我八歲，小他哥哥禎祥三歲，自小時候，大家都都很疼惜他，他也從不與人爭吵或惹家人生氣。因為他長得頭大大的，又總是晒得黑嘛嘛的樣子，大家都叫他「古錐的」。三、四歲時，在外頭玩，鄰居常拿些糕餅給他，年幼的他就毫不客氣的說：『拿來啊！』，回家我們總會問他，為何隨便拿別人的東西，他總是理直氣壯的說：『我又沒要，是他們自己拿給我的呢！』後來大家看他可愛，偶爾拿些蕃薯等較不好吃的東西捉弄他，他依然是一句：『拿來啊！』蔡滋溼一生豁達豪爽，信任他人，從不與人計較的個性，亦可從這些兒時趣事可見一斑。

在老一輩的印象裡，兒時的蔡滋湮長得胖胖的，頭大而又前凸後凸的，鼻子下邊，似乎永遠垂著兩道長流不絕的鼻涕，不管別人怎麼開玩笑，他總是隨手一抹就又與沖沖的玩耍去了，所以雖醜醜憨憨的，卻也深得別人喜愛。

「從小我們姊弟就怕阿叔，那種怕法就像怕日本保正一般，滋湮的哥哥禎祥，個性較直，阿叔有事要他做，他總是抱怨說要唸書，不過，被責罵一番後，總還是會去做好的。而滋湮較會變巧，也從不拂逆阿叔，總是滿口答應說好。回頭就吩咐家裡的長工去做，自個兒又溜到大樹上睡大覺去了，等睡夠玩累了，才回來看看事情做好了沒，再去交差了事。他也從不與長輩頂嘴或爭吵，所以大家也就特別疼愛他。」

據其家人描述，蔡滋湮也會先後兩次在危急中救了他的哥哥。一次是十五、六歲時，暑假中，偕同家裡的長工，三人跑到以前溪流中大水沖成的深堀去游泳，由於他哥哥水性較差，不小心游到深處，不禁手忙腳亂的掙扎著，蔡滋湮見狀，一翻身就潛到他背後，用勁而技巧的把他推上岸。另一次則是，兄弟兩人在溪邊的沙灘上漫步，恰逢美機來空襲掃射，在一片廣闊的溪埔地上，附近毫無任何掩蔽物，機警的蔡滋湮立即把哥哥推入水中，自己也一躍而入，一直游到較下游的橋下，如此才又躲過了一切。

兒時的蔡滋湮，雖極為貪玩，卻也充分的顯示了他的機智與勇敢，及不與人爭吵的個性，俗語說：「因微知著，以小見大」，視蔡滋湮一生，在治事待人上，表現的卓越才華與不與人爭吵

，直爽的個性，自小就隱然可見了。

就在這樣恬適純樸而又廣袤無垠自由自在的天地裡，在嚴父的管教與慈母和兄妹無盡的呵護下，蔡滋湮渡過了一個只知道樹上的鳥窩與田裡的青蛙，溪埔地的地瓜與河中捉不完的魚兒，無憂無慮快活的童年。

### 其三 少年的求學生活

之一 樹上的蔡滋湮

進入了溪湖公學校的蔡滋湮，滿腦子似乎仍充滿著大樹上的麻雀與河裡的大肚魚，尤其喜歡爬到樹上的大枝幹上做白日夢；因為「草埔仔」距學校有兩公里路，又須赤腳沿著酒滿煤屑的鐵道走，賴皮的蔡滋湮每天總是哭喪著臉，夏天曬著腳痛，冬天抱怨霜凍，想盡藉口不去上學，疼愛他的哥哥，又畏於嚴父之命，只得常常揹他上下學，如此他才肯高高興興的「騎馬」上課去。

一個書包擺在桌上，座椅上，卻空空如也，日籍老師起：「蔡滋湮君那裡去了？」，同學總會異口同聲的回答：「在樹上睡大覺哩！！」，繼以一場哄堂大笑，隨著老師脹滿怒氣的面孔，大睡方酣滿眼惺忪的蔡滋湮被叫下樹來，無奈的罰跪、挨板子。如此日復一日，直到小學三年級，蔡滋湮的成績一直都是敬陪末座，有一天，日籍老師再也忍不住了，板起臉嚴厲地對蔡滋湮說：「回去拿你父親的印章來辦退學！！」她的意思也只是想嚇嚇他，想不到蔡滋湮竟然真的一抹鼻涕，歡天喜地

的跑回去，一成不變，照本宣科地說給他父親聽，對於子女管教極嚴格的蔡老先生，對於子女的教育卻持著至為自由的觀念，當即毫不猶豫地往口袋一掏，隨手就把印章丟給了蔡滋湮，要他去辦休學。這下嚇著的竟是這位日籍老師，原本只是想嚇嚇這個貪玩、調皮的小孩，亦何嘗真捨得叫他休學？更何況蔡家是名重鄉里的望族，此時老師也只得好言相勸了。誰能想得到，這一個整天抹著鼻涕，長得黑黑醜醜的，鎮日嬉遊遺退學的小孩，後來竟是著名的解剖學教授，更是名揚世界的人類學家？！

## 之二 智慧開了

升上公學校四年級這年，對蔡滋湮的一生是個極大的轉捩點，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一向貪玩不唸書的蔡滋湮開始用功讀書了，雖嬉戲遊玩依舊，但是上課時間卻能靜靜穩穩地聽講，不再逃課了。從五年級起一直到高等學校，蔡滋湮竟一直保持第一名，也始終擔任班長，甚至在帝大醫學部，也一直是班代表。至今，蔡滋湮的家人提起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仍無法了解個中原委，只能說他“智慧開了”。

然而，令蔡滋湮自己也始終無法明白的事發生了。自溪湖公學校以第一名畢業的他，在投考當時中部首屈一指的台中一中時，卻三年屢試不第！當時台中一中的入學考試須經過筆試與口試兩關，每一次考完筆試，蔡滋湮總是充滿信心的回家，對於作答也總是至為滿意，但是三次口試後卻都未能錄取，「也許是滋湮那時長得黑黑胖胖的，又口齒不甚伶俐的原因吧！」——蔡滋湮的兄

嫂蔡莊絨女士在追述這樁趣事時如此推測著。

萬不得已，蔡滋湮只得偕同他的患難之交，自小與他同班，也同樣三年落榜的“四勇”莊睡望，離開溪湖去投考不用口試的嘉義中學，果然，兩人都一試而中。由莊睡望先生的回憶中，描劃出蔡滋湮少年那知世事堅，豪氣如山，精采的中學生活。

## 之三 堂堂劍氣 斗牛認奇傑

到嘉中報到的那天，是蔡滋湮與莊睡望一輩子也忘不了，偌大的集合場上，全體整齊劃一的穿著制服，只有他們兩個穿著台灣衫的土少年顯得格外醒目。在訓導室中，訓導人員甚至無法相信，這就是名列前茅的蔡滋湮，然而，隨後四年叱咤風雲的歲月證實了他的不平凡。

「我們是在民國21年考入嘉義中學第九屆，等於是初中部。那時，共錄取了50名日本人，50名臺灣人，再加上4名留級生，但是畢業時卻只剩63人，有三人考入高等學校，其他的不是留級，便是退學。」雖然淘汰得很嚴格，少年的蔡滋湮卻能處處裕如而輕易地在學業上一直保持第一名。他有一個罕為人知、特殊的讀書習慣——在每天清晨四點到六點起床唸書，這一個習慣，據其家人表示一直到五十餘歲時，依然如故，勤勉不輟。是以蔡滋湮固然有過人的記憶力與理解力，然而每當有人提起他是天才時，他總笑而不答，甚至率直地回答：「天才個屁！」。

升上二年級時，原本只是略微胖些卻並不怎麼高大的蔡滋湮身材有了急遽的變化，事隔多年，莊睡望仍不敢相信，「就像氣球膨脹一般，不可思議！」，變得極為魁梧碩壯，加上成天除了

清晨四點到六點的讀書時間與九點到下午三點的上課時間外，幾乎全是在陽光下奔馳，由於爲人豪爽，加上動作敏捷，精力充沛，「印度仔」就成了各個球隊爭相羅致的對象，就像蔡滋溼後來回憶說：「早上六點多一到運動場，各隊爭著拉人，感情難却，只得每隊各參加練習半小時。」；後來蔡滋溼更成了劍道隊的主將，每年均參加台南州與高雄州的中學劍道大賽，且層層奪魁。此外，棒球、足球、橄欖球、游泳也都極爲拿手，是以在帝大醫學部時，當時極爲轟動的台大水牛橄欖球隊，他也一直擔任隊長兼「牛頭」。

也許是體質異於常人的關係，加上巨大的運動量，使得他的食量大的驚人。「中午的便當，因爲是包飯，一人只有一個，由於他人緣極好，幾個胃口小的同學說是兩人合吃一個便當，而把多出的兩、三個給他吃。」

「有一天，放學回家，他已經餓得受不了，而吃飯的時間又還沒到，正巧有一個賣肉丸的小販經過，蔡滋溼喜出望外，一下子便衝了出去，一口氣吃了二十三個肉丸。」自那時起，「大吃仔」之名也就不逕而走。

「他不但食量驚人，而且吃的速度極快，就像用倒的一般。有一次房東太太煮了湯圓請客，我才吃了第二碗，滋溼已經吃了十餘碗，拍拍肚皮滿意的走出去了，房東還以爲他不好意思吃，連連要他別客氣，繼續吃呢!!」提起了這一段蔡滋溼的「鯨量」，莊睡望先生終於忍俊不住，哈哈大笑。

話題一轉，提到蔡滋溼慷慨的花錢方式——「當時家中一個月給他二十五元，滋溼在收到錢之後，除了付房租與包飯的十五元外，他總是先把須要的文具、衣物、日用品買好，其餘的往往在三天內花個精光，剩下的日子，就全仰賴那些好友的供養了。」由於蔡滋溼成績極優，尤其是代數、幾何等，別人弄得頭昏腦脹的科目他都能駕輕就熟的應付，且能極有條理的教導同學，因此每到考試期間，他的住處必然是車水馬龍，人聲喧騰不絕，只不過要待在蔡滋溼的宿舍亦須得具備極大的忍耐功夫，原來喜歡運動又極易流汗的蔡滋溼卻很懶得洗澡，就像蔡滋溼後來常對家人說的：「我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了，那還有時間洗澡？」，因此兩天是他最歡欣的時候，從不打傘的他，最愛跑到外頭，任豪雨狂灑，有時就乾脆脫掉衣服，再抹抹肥皂，在大雨滂沱中，淋個痛快。除了汗臭之外，更另前來求教的同學所不敢恭維的是他「味揚四海」的襪臭，從不洗襪子的蔡滋溼總是穿到破了個洞才丟棄；他就是這麼一個不拘小節，大而化之的可愛人物!!然而對於前來請教的同學，卻又能生動傳神的熱誠協助，他自己也順便多複習了許多次。

或許是自小成長於農村，對於大自然有著一份特殊的親切感，再加上天生怕熱，中學時代的蔡滋溼總會在假期，尤其是每年暑假，隻身遠赴阿里山，賃屋讀書小住，登臨山水之勝，避暑之外兼以吐納靈秀；是故，蔡滋溼的一生效事，那種卓絕峻偉之氣，總不爲其外表的粗獷所掩。

嘉中四年唸完，成績優異的蔡滋溼得到了學校的推薦，得以直接投考台北高等學校，相當於台北帝大之預科。挽起行囊，蔡滋溼又負笈北上離開了他奇傑乍現，光芒初露的中學生活，展開

了他浪漫的大學生涯。

#### 其四 少年聽雨歌樓上 紅燭昏羅帳

##### 之一 高校三年

「滋溼投考高校時，他大哥禎祥還在台北醫專唸書，因為家裡沒有收音機，所以錄取的消息還是他大哥守在一家較具規模的店舖中收聽到後，高興得連跑帶跳的奔回家中報訊的！」蔡滋溼的大嫂蔡莊絨女士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彷彿舊日歷歷眼前，而在溪湖歷史最久的禎祥醫院中，最溺愛弟弟的老醫師已然過世，故人舊歲，依然在活著的人心中，永遠迴蕩。

當時，初入高校的蔡滋溼就住在甫結婚的兄嫂家中，「滋溼那時相當“浪氣”，因為高等學校的學生，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學生，在當時地位相當的高。走在路上，連日本警察都敬畏三分。」提起當時蔡滋溼的模樣，她不禁笑顏逐開了，蔡滋溼也像那時高校的學生一般，故意把四角帽（當時的學生帽）割破，讓頭髮露出來，又愛穿著破破的制服，穿著高脚木屐，勾肩搭背，放歌狂嘯，意氣昂揚，成夥的走在大街上。年輕的激情燙得人心焦，直要燒遍晚天。

三年的高校生涯中，雖是少年輕狂不解愁，放浪不羈，蔡滋溼在成績上卻仍保持第一，運動場則是雄健有加，胃口也依舊大的嚇人，寒暑假回來，常自個兒殺雞宰鴨的，甚至烤豬而快意大啖。

##### 之二 帝大醫學部的水牛頭

民國28年蔡滋溼由高等學校直接保送，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日據時代，我唸的是高等學校，而高校功課很輕鬆，只要每學期及格就可直升大學，不必經過入學考。在台北帝大醫學部，我幾乎天天都是課外時間，那時醫學生少，物以稀為貴，交個女朋友更是沒問題。上課只要把教授講的重點記起來，前後連貫在一起就能應付考試，讀書好像很容易。」蔡滋溼在杏園二十三期的一篇訪問中對於大學生活曾有過如此的自述，「那時學校只通知你及格與否，不另寄成績單，我因為四年間都沒有補考過，所以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成績，自己也不知道，畢業後我到外科實習，外科的教授問我在學成績，我說不知道，外科教授說：『對！對！及格就好，真正的學習是畢業後才開始，能把所學的活用最要緊。』」是以蔡滋溼後來在從事解剖學的教學時，對於講授與學習雖督導至嚴，但寧可讓學生多次補考亦不輕言當掉，著眼處全在讓同學獲得書本上的東西的寬大作風，想必深受大學時代的背景所影響。

除此，在抉擇醫學之途的經過，另有一段小插曲。當時，蔡滋溼的家中雖非鉅富，卻也擁有廿餘甲的良田，以蔡滋溼的想法是希望進入農科，將來可以將家中經營成一個綜合的大型農場。在與父親商量時，想不到一生耕讀的父親卻對他說不想唸醫科可以，若要種田乾脆回家向他學習就可以了。一向最敬畏父親威嚴的蔡滋溼驚愕之餘，毫不考慮的就選擇了醫科。

進入醫科部後的蔡滋溼，益發變得慎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般雄姿英發，縱懷不可

拘泥，雖醉暈酒肆，但在運動場上，由他任牛頭的台大橄欖球——「水牛隊」叱咤風雲，多次在省運中奪魁，今之台大醫院院長楊思標、副院長杜詩綿，皆是他的同班同學，且為相與傲嘯球場，醉酒冶遊的好友。蔡滋涇不但是出色的橄欖球選手，對於戶外山野活動亦極為狂熱，每於假日，或邀及好友數人，或隻身而行，聘山胞，馳騁於台灣各大山區；甚至曾由宜蘭進入山區，而自台中翻嶺而出，遍登名山大川之勝，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意氣飛揚；後來蔡滋涇在回憶起這些少年事，總讓旁聽者激奮不已。這些攀嶺絕頂的山野經驗與能力，也對他後來從事的須深入荒山峻嶺的人類學，有意想不到的助益。

雖然故意在球場、山林與逸樂之中，對於學業，蔡滋涇也一直有他的自適之道，就如同他自己偶然中對家人提起的，他持有的唸書方式是上課專注的聽講，從不做筆記，也從不再書本上畫上半點記號，再加上持之有恆的「晨讀」習慣。他常自嘲且自豪的說他的教科書讀完後都能以新書的價格再賣一次，因為自己實在太會花錢了，家中寄來的錢不敷使用，除了以「一書數買」的道理向家中要錢外，也只能靠賣書換錢了。饒是如此，他的成績依然至為優秀，他在自述中提到，「後來我當了副教授，台大送我到華盛頓大學研究，美國方面催我要大學的成績單，我才向學校申請，一看居然出乎意料的高，平均達83分，其中以解剖學成績最出色，為90分以上，其次是外科，還不正和我所選擇的不謀而合嗎？」

民國31年蔡滋涇自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獲醫學士學位後，旋即任母校醫學部外科副手。結

束了他多采多姿的學生時代，而進入他三年半短暫的臨床醫學生涯。

進入了當時新成立卻頗負盛名的河石外科後，雖然生就高頭大馬，又是個衝撞威猛的運動員，蔡滋涇卻能在工作上展現其縝密細緻的一面，因此在外科三年半中也幹得有聲有色，外科的忙碌繁雜而刺激，更讓這位充滿幹勁與活力的青年醫師發揮得淋漓盡緻。蔡滋涇後來回憶這段日子說：「那時正值美機大舉轟炸臺灣本島，每次空襲後，總有大卡車運來六十幾個傷患，有重有輕，因為外科只有四位醫師，人手不夠，所以重傷無救的病人我們不看，輕傷無礙的病人我們也不看，專看中度受傷的，往往病人家屬罵我們不人道，其實他們罵也是白罵，反正對他們人道就是對其他有救的人不人道。」其忙碌可見一斑，而這一段寶貴而短暫的體驗對於後來接掌中山的蔡滋涇，卻有意想不到的幫助。就像蔡滋涇在回想其外科醫學生涯時所言：「任何事情做了都不會白做，像我在外科三年半的經驗，看來好像白費了，其實這三年半對我今日的整頓附設醫院確有不少幫助。」

河石外科時期，另有兩件少為人知的軼聞，對於蔡滋涇的一生或許有不可知的影響。一回，蔡滋涇甫自酒醉後回到醫院，臨時有急性盲腸炎的患者求診，碰巧值班醫師又不在，忙亂之中，蔡滋涇就被鴨子上架的推進了開刀房。次日早上，當護士小姐拿order請他補簽名並恭喜他說病人情況穩定時，宿醉乍醒的蔡滋涇才曉得前一夜在醉中開了一刀；尋思之際，不禁暗自捏了一把冷汗，對於自己好飲而卻又走外科，不禁有所考慮。

另一次，是在戰事亟急之刻，有不少的醫師被日軍派遣到南洋充當軍醫。眼見就要遭到蔡滋湮了，所幸河石教授相當的欣賞他，預先將他調到紅十字醫院（亦即後來的鐵路醫院），而派了另一名醫師代他的位置。不久，那名醫師就被派往南洋，竟而身死異域，蔡滋湮却因此而逃過了一劫。

### 其五 立志做一個研究工作

民國34年，台灣光復，台北帝大醫學部改制為台大醫學院，就在這一個不平凡的年頭，蔡滋湮作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重大抉擇。

有一天他去找杜聰明院長，表明他希望回到基礎醫學的研究上，杜院長對這位在外科表現相當優異的年輕醫師的請求顯得極為驚訝，蔡滋湮無奈的表示，一個醫師照顧二十五張病床，不是他的理想，他希望能進入病理科從事研究。杜院長當即告訴他，病理已有林文士人了，大家不要擠在一起，要他研究解剖好了。當時年輕、衝勁十足的蔡滋湮總認為屍體死板板的，沒什麼好研究的。就在他尚在猶豫時，杜聰明先生卻已寄來了聘書，請他教解剖。想不到這一委曲求全，竟使他日後成為世界知名的人類學家。

蔡滋湮斷然放棄了一般人所最羨慕的醫師之名，走入漫長艱辛的研究之途，以世俗的價值觀點，誠屬可惜；但是，以數十年的光陰在基礎醫學師資至為缺乏的全國各私立醫學院，以生動精

采的講演，講授最重要的解剖學與組織學，終於桃李滿天下，對我國醫學教育的推動，貢獻至鉅；誰又能說，他的抉擇是錯的？

提到當時在台大解剖科三年的情形，蔡滋湮有過如此一般感懷而又喜悅的自述：「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三年就是進入台大解剖科的頭三年，那時解剖科有兩位日籍教授，其中一位是人類學家，一位是組織學家，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學者。我當他們的助手，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三年下來，確實學會了他們的一套。他們明知日本戰敗被遣送回祖國已是指日可待，卻仍不放棄工作，使我很感動，也給我很大的啓示。民國38年八月他們回日本後，我便循著他們的研究路線繼續前進，終於有了一點成績。」

蔡滋湮所提到的人類學教授就是舉世聞名的金關丈夫教授，一九八二年去世時，日本報界亦大幅報導，推崇備至，蔡滋湮多次與他深入台灣各山地部隊做人類學的調查研究，並有文獻發表多篇（見附錄），對於蔡滋湮一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和獻身教育不遺餘力的赤誠，可謂影響深遠。

民國三十九年，蔡滋湮更以其「體質人類學」的論文，獲得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之學位。其主論文為：

Somatological Study on Chinese Soldiers From Fukien, Chekiang  
Hunan and Kiangsi Provinces.

（由福建、浙江、湖南和江西四省來台軍人之生質之研究）

此時，年方33歲的蔡滋涇已由助教升至副教授了。由於一直理個小平頭，爲了怕看來過於年輕，也爲了好玩吧，他蓄了一絡八字鬚。高大、魁梧、碩壯、小平頭、八字鬚與豪放不拘就成了他特有的寫照，年輕的疎狂猶在而平添一份練達。

## 其六 旅美一手軼事

民國四十三年，蔡滋涇在美國藥醫助華會（ABMAC）的贊助下成爲教育部在台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遠赴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醫學院任組織專門研究員，亦是我國電子顯微鏡的先驅研究者。

在進修期間，由於本身已從事多年的組織學教學工作，加上天資穎悟，因此深獲其指導教授的激賞，一再表示希望他能留在美國，最後甚至許以將其月薪由二百元美金提高到八百元，及將來繼承其研究室云云，更不惜暗地裡透過移民局，爲他辦好了移民簽證，但是在最後拿給蔡滋涇簽字同意時，想不到在各種優沃的條件勸誘之下，卻仍爲蔡滋涇斬釘截鐵的回絕了。蔡滋涇並且怒斥道：「美國爲何要如此中方百計的希望將我留下？」其指導教授回答說：「美國正在全力發展科學，亟需你這種人才。」想不到當下蔡滋涇即很自負自豪的應曰：

「中國政府更需要我這種人才回去!!」

旅美歸來後，那位教授仍每年寄來聘書，希望蔡滋涇回去從事研究工作，並兩度來台探望他

，而蔡滋涇終不爲所動。

蔡滋涇歸國後，並曾致函美國國務院，對我國經由ABMAC的留學生，在美所受的種種不合理的束縛與待遇，提出強烈的抗議，措詞激越，大義凜然，此信後來並曾流傳出來，在中、美兩國間造成一大震撼。蔡滋涇雖自小受日式教育，然而對國家民族却有著一份發自血性的關愛，在行止進退中，表現無遺。

旅美之際的蔡滋涇，雖已37歲，而生活上仍意氣飛揚，狂放不拘，常見他在課堂上也是雙腳翹得老高的，鼾聲震天的呼呼大睡，當時同一研究室的尚有國防醫學院的梁序木教授，總是勸他不要如此囂張。又如在餐廳中的雙向門，蔡滋涇總是大腳一踢而過，那怕是回彈的門拍上了後面的女士小姐，每回梁教授勸他，蔡滋涇總是笑笑，然後又是一句口頭禪：「管他的。」

在許多人的想法裡，總直覺的認爲蔡滋涇是個相當粗枝大葉的人，却不知在另一面，他却有極爲精緻的一面。譬如當時，與他所屬的組織學研究室相鄰的是一個專門研究神經再接手術的部門，由於都須在相當低的溫度下進行，生來怕熱的他就千方百計地想進到裡頭，圖個涼快才甘心。然而由於工作性質大相逕庭，對方的主持人一直不肯答允；最後在一次酒吧中「不期而遇」，終於獲得允許進到裡頭，想不到牛刀小試，竟在他的要求幫忙之下，把他們研究了七年的手術在半小時中，輕易的做好了，這下不但贏得了那些美國佬的讚美，更也了他「透心涼」的大願。

另一個例子是，自美歸國後，他一直想從事的「組織化學」研究，由於許多設備與藥品的純



度幾乎都須達到近於100%的精密密度與純度；是以回到台灣後，他一直未能實現此一心願，復以多事空憊而至，終未了此一心志。

### 其七 中牟聽雨容舟中 江濶雲低 斷雁叫西風

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台灣醫界耆宿杜聰明教授離開台大，在高雄創辦了台灣第一個私立醫學院，即堅邀甫自美國歸來的蔡滋涇任該院教授，並出任教務主任。當時仍在台大兼課的蔡滋涇，由於早年深受杜聰明教授提携，終其一生，尊杜為恩師，敬愛有加，是以毅然投身於高醫早期的制度之壁劃釐訂；更以早期在台大醫學院改制初期一切尚紊亂無章之際，任杜聰明院長之秘書所獲得的行政經驗，復以旅美所思所見，以其練達的才幹，高瞻遠矚的眼光，為當時披荊斬棘規模粗具的高醫，規劃出壯闊的遠景，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石，也為杜聰明先生贊許為最得力的幕僚長。

除了兩度出任高醫的教務主任，在行政工作上發揮長才外，蔡滋涇更擔任解剖科主任之職，由於正值其壯年，充沛的精力與成熟的教學經驗，加上博聞強記，在課堂上，往往侃侃而談，隨手圖解，引例說明盡是隨手拈來，生動精采的講演，往往滔滔數小時而精神奕奕，盛況愈烈。學生載其口述，輯而成冊，莫不驚訝於他的條理清晰不紊，且通篇涵蓋無所掛漏，令人折服讚嘆再三。在指導實習課時，相當怕熱的蔡滋涇，總是僅穿著吊肩汗衫，圍著圍兜，腳踏木屐，腰繫毛巾，手持解剖刀、汗漓漓的邊遊刃邊講解。這一生動的形象再加上爽朗豪邁的舉止，與痛飲千杯

的海量，「殺豬仔」的綽號與傳奇不遜而走，叫響了南北各醫學院。

課餘時間，在球場上蔡滋涇也兼任橄欖球隊教練，與學生之間談笑嬉鬧，毫無任何隔閡；往往在謝師宴上，更是師生同醉，縱酒狂歡，學生雖都想盡辦法要灌醉他，却總是一堆堆的倒地不起。

然而在考試上，蔡滋涇却至為嚴格，雖然分數上頗具寬大作風，但在水準的要求上絕不放鬆，寧可一再的私下補考、口試、筆試而不憚其煩，凡此皆可見其生就威嚴而黝黑的容顏背後，那份求好心切的教學赤誠。無怪乎，多年後，許多曾廣被其德澤的學生，在功成名就時，憶起蔡滋涇，均不禁流露出那份真摯的感激與親切。試問，有多少為人師者能讓學生感懷如此？

雖然身兼數職，一直未曾停輟其體質人類學研究的蔡滋涇，更利用高醫在南部的地利之便，每有假日必帶領其解剖科的助教講師及有興趣的學生，到各山地做研究調查，在他的帶領下，對濁水溪以南的各山地部族，有了極其詳盡而深具價值的了解，其足跡甚至遍及離島的一些小嶼，在其悉心指導下，雖然花費了許多心力，終有斐然的成績，在中外的期刊上，發表了許多的論文，也贏得了舉世的注目。民國四十七年，蔡滋涇更應邀親臨在日本東京及京都召開的「第八屆世界人類學學會」做特別演講，並接受來自世界各國知名學者之諮詢，而獲得至高的讚譽與欽仰。他致力研究的精神與成就亦非常人所可及。

隨後數年，中部中山牙專及中國醫藥學院相繼成立，因基礎醫學中解剖與組織為相當重要的

環節，奈何師資難求，乃紛紛向高醫求援，自民國五十年起，蔡滋湮遂於百忙中兼任於該二校，更在實習屍體至為缺乏之下，年年由高醫調借屍體到台中，配予兩校，如此前後達十年之久。南北奔波而仍勤奮不倦，蔡滋湮為私立醫學院的教學付出了難以計數的心血與努力，雨露均霑，陽光普照，可謂春暖了整個南台灣的基礎醫學教育，造就無數的醫學專才。

此外，自民國49年起更身膺台灣省醫學會總幹事之重任歷十九載。此期間，由於他的熱心投身，策劃推動，台灣醫學會雜誌的學術價值為中外醫界所肯定，對於提昇我國的醫療水準，可謂勞苦功高，也為醫學界所大力推崇。

### 其八 力挽狂瀾 救中山於傾頹

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十年是個不長不短的生命計程，却會令如日中天的壯年漢子，走過八千里路雲和月，開始步入生命的圓熟階段，燃起晚陽的絢爛。自民國51年到61年間，蔡滋湮甜暢的授課聲一直傳響於中山、中國、高醫三校之間。然而，在這十年中，高醫的創辦人杜聰明先生，却因與董事會中的爭執，離開了高醫，雖經極力挽留，蔡滋湮却毅然決然的追隨他的恩師，告別他曾經投注了無數心力的地方，轉而在台北醫學院任教。也在這十年中，原來的中山牙專，自民國51年奉准改制成醫專，並陸續地分別在52年、54年、55年增設醫科、護理科、醫技科等，及牙科夜間部。在民國61年，却由於師資、設備及課程未合於標準，經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考

核後，予以五年制醫科停招二年之處分，並斥令其改進。

就在這存亡絕續的關頭裡，本院的董事長兼校長周汝川先生，在當時亦可算是慧眼能識真英雄，不但透過了杜聰明先生的關係，更三番兩次的親自登門造訪，刻在北醫任教的蔡滋湮，受托付以振衰啓蔽之重任，性情中人的蔡滋湮，於其再三的懇請與恩師的同意之下，遂慨然充命。蔡滋湮的多年至友，現任台大解剖科主任的蔡錫圭教授，談起當時的情形回憶說：「在他考慮是否接受中山時，亦曾與我商量，以一個從事醫學教育者的立場，我當然鼓勵他去做。他在決心去中山擔任院長時，也向我表示過他的目標，不只是一要讓中山恢復招生，更要達到成爲一個標準的醫學院。」這一承諾不但爲我國的醫學教育史，寫下一頁血淚交織的輝煌奮鬥史，更爲中山之今日奠下堅屹的基石。

事實上，在上任前，他已開始爲教育部停招的決定奔波，力圖挽回，亦獲得當時的部長首肯，奈何，至其上任不久，教育部長易人，醫科停招遂成事實。民國六十一年三月，蔡滋湮正式應聘爲本院的院長兼董事，隨後更擔任附設醫院的院長。此際，正是中山滄桑史上，最慘淡蕭條的一刻。學校方面，基礎醫學的種種設施至爲缺乏，以解剖科而言，多年來就是全仗蔡滋湮兼任之故，且以每年由高醫借來實習的屍體，勉強維持，而組織學也是以手畫腳圖代替切片實習；一切因陋就簡，遑論書籍的充實，侈言研究的推動，一切似乎都是遠不可及的理想。醫科慘遭停招以責求改進之厄運後，全校師生、教職員意氣消沉，學生情緒不穩，全校籠罩於一片消頹的氣氛之下

，幾難以廣續。在附設醫院方面，雖亦曾由彰化慈惠醫院聘任一批台大的總醫師來院助陣，力圖振作，却因種種因素，難起沉疴，而又紛紛離去，全賴早期的中山留院校友勉強支撐，致有醫護人員竟比患者更多的淒涼景況，無力感彌漫全院，散漫已極，營業額總在15、20萬之間，勉強維持，全然無法奢求更新設備，致力研究。這一情形，直到蔡滋涇接長中山，兼任院校兩處之長，統一籌謀，大力整頓改革後，才完全改觀。

當其時，蔡滋涇以聞名全省的解剖、組織學大教授，享譽於世的體質人類學家之聲名，及在公私立醫學院中授業三十年的桃李芬芳，與任台灣省醫學會總幹事多年的成就，早已經是一位卓然有成的學者，對於斯時志氣黯然不彰的中山師生與附設同仁而言，不啻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強心劑，於是乎院校兩部，軍心大振，人人思團結自勉自勵，愁雲慘霧彌漫許久之下，宛然朝陽乍現，一掃陰霾。那些蓬勃奮揚，雖艱苦却滿懷信心的歲月，也必然是經歷過的中山人所不能忘懷的。而新上任的蔡滋涇，更無負重望地以其多年任高醫教務主任豐富的行政經驗以及教學研究多年的成果，加上過人的智慧與充沛的精力，復以一分豪邁不羈的俠氣，終能突破重重難關，不為格局所囿，開創一番斬新氣象，亦為後來的復招、改院，訂下一份可行的藍圖。

蔡滋涇的做法是，在學校方面，他深知非從根本做起，不足以自救，欲獲得醫學界與教育界的肯定，非得有紮實的改革不可。於是乎從他的本行，也是基礎醫學課程中最重要的解剖學科之建立做起。舉凡實習屍體的收集，骨骼標本的製作，組織切片的自製與自外借來以補不足，更重

要的是師資陣容的加強，周德程教授、陳瑞源教授、鄭敏雄主任、廖克剛主任、簡德和副教授等，都是蔡院長的學生，也是在此一時期來到中山。隨後，周、鄭等人又相繼到日本進修，歸國後，許多的研究工作，亦竟能在當時經費萬般拮据之下，相繼展開，如組織培養、染色體研究等，莫不獨步全國，而解剖科的師資亦能在私立醫學院中獨樹一幟。

「第一次見到蔡教授時，由於他長得極有威嚴，對於教學工作督導極嚴格，我們都很敬畏他，不過，只要做出了好的切片，拿給他看，必然笑逐顏開；相處久了，就能體會到院長平易近人的一面，院長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相當注重，對於爭取到外國進修，總是鼓勵有加，並盡力協助。」鄭敏雄教授在追憶他的恩師時面露欣喜的回憶著，「當時院長身體還很健壯，有時要連著上夜間部的課，十二小時不停的講演下來，依然毫無倦容，院長常自豪的說自己是鐵人。除了教學相當精采之外，校長的記憶力更是驚人，記得民國67年時，院長應邀任久留米大學客座教授時，由於須作一場演講，當時我就把好幾本關於我們正在從事的組織培養的研究工作的參考書籍和資料，收集整齊，後來再連同李宜佑教授的幻燈片一齊拿給院長。當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很好了，仍然見他抱病地翻看著。不久，蔡院長就預演式的講述了一遍給我們聽。其生動傳神，彷彿像他已作了多年的組織培養似的，竟能以極快的速度用日文把全部的資料，極有條理且精采深入的分析，讓我們在訝異之餘，更是佩服的不得了。後來據隨行的陳瑞源教授表示，在日本的演講果然更加的轟動成功。」

就在進行學校方面大力改革的同時，蔡滋涇也未曾懈怠於附設醫院的整頓工作。兼著高瞻的眼光，面對當時毫無生氣的附設醫院，他仍自信的要表示要做，就要做得有聲有色。也就在這麼一位懷抱雄心壯志而又富傳奇色彩的學者主政之下，大家心目中延伸在前的期待，不祇是一個大型的綜合醫院，而是要成爲一所夠水準的大學附設醫院，更希望成爲中部的醫療中心。這一時期的健將如鍾坤井、王松秀、林榮一、劉增安、趙宗冠等也都是蔡院長的得力助手。在他們的陪同下，蔡滋涇展開了拜訪開業醫的工作。由於許多均都是他早期在台大、高醫、中山、中國的學生，感念師恩，乃紛紛慨允相助，每有重症難處理的患者，必轉介到中山醫院。由於患者數目明顯的增加，也給一向「冷落醫門患者稀」的醫護人員帶來新的挑戰與鼓舞，回應的是更加的努力與就業的苦幹。極其自然地，醫院營運改善、薪資獎勵隨之調整，設備亦能逐步更新添置了。再加上蔡滋涇係早期台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其同輩好友從事臨床工作者，也多已在醫界卓然有成，望重杏林。因此中山能獲得台大多方面的鼎力相助。無論是直接南下助陣協助臨床教學，開辦學術研討會，抑或代爲訓練附設醫院所送去的一期期年輕醫師，均不遺餘力。台大代訓之制度流傳至今，嘉惠了無數後來的中山畢業生，附設醫院亦因此充實許多，遺澤不可不謂深遠流長。除此，更以留職留薪與購機票等方式，鼓勵醫師赴日、美進修；彼時所辛勤播下的種子，今日已成果俱見。就在這樣發達踴躍之下的迴饋就是整個醫院的醫療水準日漸提高，醫院的營運蒸蒸日上，許多旅日、美的校友也紛紛回到附設醫院服務。由早先醫院每日二十萬的收入，尚須倚賴學校方面補助

除此，爲了達到升格醫學院的師資、設備、圖書之標準做準備，更陸續延聘病理黃德修教授來校，設立病理學科，由最重要的病理切片做起，兼以提昇教學層次，並配合外科臨床病理診斷之需要。另外如微生物科的許文雄教授也在院長延攬之下加入行列。並聘請在日本進修歸國的周德程教授任解剖科主任兼長教務。周德程教授係遠自高醫創立就一直追隨蔡滋涇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在中山改院的前後數年，在校務的推行上是蔡滋涇最得力的助手。他追憶那段日子，跟隨蔡院長來中山執教的那幾年，實是我一生最熱衷於教學，也是投入最多心血的時候。蔡院長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師，個人今天雖算是有點成就，也是老師栽培的。」以學生也是至友身份談到蔡滋涇，周教授說：「蔡院長爲人豪爽瀟灑，對研究的極力支持，又樂於幫助學生，對分數也絕不苛求，學生的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有時也讓擔任教務主任的我略感困擾。」他無奈的笑了笑，「不過蔡院長的愛護晚輩，知人善任，不計小節與教學上的負責認真，一直是我所最感欽佩的。」

除了延聘教授加強師資陣容外，圖書館藏書的充實一直是蔡滋涇的努力目標之一，更千方百計的募款從事收購圖書的工作，後來由於醫科復招，更結合許多校友的向心力，全省各地風起雲湧，甚至旅日、美的校友亦普遍響應捐書募款的運動。大家更對蔡院長寄以厚望，促請改制學院的成功。是以每當他奔走南北，出席校友集會，均受到校友熱忱接待，歡欣鼓舞，更紛紛慷慨輸捐母校。

的淒涼景況到蔡滋涇離開中山時的逼近千萬大關的枝葉發榮，其差距不可以千里計。而醫事人力的培植，院內制度的建立，人心士氣的振興，又豈是金錢所能評估的？

就這樣，在中山最困厄的歲月裡，身肩振衰啓蔽重任，肩挑兩處興亡宛然大家長的蔡院長這時已年近六十。以平易踏實的步履，逐漸的把中山院校，由陰冷的峽谷，艱維地引領向璀璨的朝陽。在第一任校友會長鍾坤井醫師的回憶裡，蔡院長永遠是一襲短袖襯衫，一件寬鬆的長褲，最多再加上一件陳舊的西裝。除了重要的場合，他的領帶永遠是擺在口袋裡，「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該是蔡院長最傳神的寫照了。而院長室中，除了簡樸的桌椅外，不再有任何奢華不實的裝飾物，也永遠是院內上下任何人可隨意進出與院長聊天，商量與發抒己見的地方。

民國六十四年，陽明醫學院開始成立招生。蔡滋涇鑑於學校內各科室大抵已設立且基礎醫學師資可謂濟濟多士，附設醫院也已漸上軌道，在當時較之私立醫學院中的中國、北醫實了無遜色。而畢業校友以一醫「專」之名，在外受盡岐視，亦一致企盼改院。在教育部會表示「陽明招生之日就是中山改制之時」的說法下，積極地賣力奔走，屢次陳情教育部，並以中區的知青黨部主委資格，多次在中央黨部全會中發言，同時亦敦聘當時的監察院副院長周百鍊先生，台大前院長，當時任婦產科教授中華民國行政協會會長的邱任榮先生與任職中央黨部的俞諧先生三位為董事，以強化董事會。蔡院長深知須先獲得教育部醫教會對中山種種興革的肯定，乃繼續致力院校之進步，並籌劃興建牙科大樓。此時，高血壓、心臟病、與糖尿病已深擾著積勞多年而仍辛勞奔忙的

蔡院長，仍屢屢抱病北上，交涉陳情，不遺餘力。

「每次他到台北，中午一定到我的研究室裡休息。當時他的血壓已經很高了，加上糖尿病及心臟病，全賴藥物控制，既胖又怕熱的他，雖然在冷氣機下，仍然大汗淋漓喘個不停。我實在不忍心看他如此，也常勸他別拿生命開玩笑。但不管是炎夏酷暑或是嚴寒的深冬，他仍然奔波個不停。爲了中山改制，一向不肯向人低頭的他也不得不忍氣吞聲。有一次爲了等一位“重要人物”，因爲事先知道他都是一點下班回家，就頂著驕陽趕到他家，結果竟然撲空。許多時候，爲了與官員交涉，總在門外委屈耐心。類似情形太多太多，對於生就一身傲骨的他實在是太難爲了。甚至有時中午剛回到台中，一有動靜，下午又趕了上去。總之，他爲了中山，實在付出太多了。」

在台大解剖科悄然靜寂的研究室裡，蔡滋涇生前私交最篤一頭白髮的蔡錫圭教授喟然傷懷的追述著這一段不爲人知的故人舊事。

配合著蔡院長的反覆奔走，中山校友會也自各種不同的管道一如拜訪中央工作會，致函黨部，由日本透過亞東協會，由旅美校友致函當時的蔣院長等方式，向教育部不斷的申請訴願。凡此

## • 木棉花城的故事 •

歷歷均載於中山校友會訊前兩期中，亦可爲中山改院奮鬥史做一見證。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一日，歷經百般努力的中山醫專，終於奉准破例改制升格爲中山醫學院，蔡滋涇就任第一任院長，此時全院師生，海內外校友莫不雀躍萬分。如以院內各科設備教材皆已略臻完備，師資陣容尤爲整齊堅強；圖書館藏書亦豐富不少。並開始依照原先的理想，採開架式

作業，以求最大利用，在附設醫院方面，牙科大樓完成，中部最具規模的牙科門診部亦開始作業。連體嬰的病例、公共衛生的展開，各科設備的更新，似乎都指向更輝煌的明日。蔡滋湮也更積極的規畫醫院擴建的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更在民國六十七年抱病遠赴日本，爲我留學生資格考試問題，多次向日本厚生省交涉。

## 其九 蔡滋湮酒話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不應有酒泉。」蔡錫圭說「蔡滋湮的故事，是離不開酒的，他的酒量、氣魄，連山胞都怕他。」在治學辦學的另一面，蔡滋湮更是一位胸中丘壑雄奇，痛飲濁酒，大塊喫肉，酒狂空天下，我才必用，黃金復來的豪傑人物，茲小錄五則以醉世人：

### 1. 酒名天下知

在高醫時期，有一次蔡滋湮乘莒光號車北上，那位曾姓車長原爲舊識，且素知蔡滋湮之品味；乃備冰涼透腑的啤酒24瓶略具小菜，以饗先生，奈何車至嘉義，酒已告罄，而蔡滋湮酒興方酣，乃急忙自車站，火速調來24瓶。而蔡滋湮依然談笑風生，一路酒盡杯殘地痛飲到台北。此事恰爲鄰座某報記者所見，次日乃在報上大作文章。因而傳響杏林。

### 2. 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

蔡滋湮生前每愛與家人提起：大學時代，經常與三五同窗如：楊思標、杜詩綿等攜酒到新店溪畔或山傍水湄，縱酒狂歌，酒醉隨在而臥，醒後再飲。如此數日，直到涸滴不剩，方興盡而歸，如此引爲少年爲歡！！

### 3. 酒能醉人，亦能救人

在台大時期一年上山做人類學調查，因天氣酷熱，一到山上，蔡滋湮乃循例檢點行囊，發現未帶酒，原來係主辦人吝嗇，欲以汽水代之。無酒何以爲歡？率性的蔡滋湮隨即坐牛車場長而去。留下一行驚愕的衆人。就在回台北之間，火車行至嘉義，正逢二二八事件蔓延而至，有人上車詢問，每遇講國語者必毆打。蔡滋湮旁邊正巧坐兩位自大陸來台的講師，懇求蔡代爲掩護。因其中一人能言日語，蔡遂與之不斷以日語交談，並謂其二人爲日本人，另一人因不懂日語，遂裝成啞巴，閉口不語。終助彼渡過一關。事後，那位講師乃告以福建二二八事件的因由，即有共黨份子居間煽動云云，囑蔡不可附之。後來台大醫學院內，果真風潮頻起，凜於此次教訓，蔡一直小心避禍，並代爲其師杜聰明先生安排避免捲入此一事件。日後，蔡常謂其家人一酒，救了我一命。

### 4. 莒光號上的大醉俠

蔡錫圭談起，每次蔡滋湮由高雄來台北，必大醉而回——總是把塊頭極大的蔡滋湮扶到車上。蔡總是隨便一坐，寬衣就呼呼大睡。他習慣把票擺在一旁，讓原來位子的乘客自行調換。有時，衆人也會置酒菜於其座旁，讓其醒後隨手就飲，如此乍醒還醉，一路陶然忘機，是以當時莒光

號的列車長，幾乎無人不識這位大醉俠。

#### 5. 醉裡挑燈看劍

淋漓千古愁，留戀百壺飲的蔡滋湮，雖然深得醉中趣，且每飲必至醉後失天地。但是祇要是上課時間，必然準時趕到，登台授課，意氣赫赫，條理分明，依然是整整兩小時酣暢淋漓無所置疑，為學子所稱奇，亦素為同仁所欽仰，歎不能及。

### 其十 縱死俠骨香 不慚世上英——蔡滋湮的最後一課

68年辭却中山醫學院院長之務後，蔡滋湮隨與其學生王松秀及數位友好集資數億，著手創辦中部最具規模的現代化醫院——中心醫院，並應聘為院長。奈何，多年無視於己身的病情，汲汲奔走中山的典章，後雖經住院治療數月，竟於民國七十年九月二十一日病逝台北博仁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蔡院長逝世後，由其大學同窗楊思標等，為他在台大醫學院禮堂舉行盛大的公祭追悼會，備極哀榮，而其生前師友弟子數千人亦紛紛趕往致哀，先生雖遽爾長逝，未及立下遺囑，但其生前即一再聲明，死後將捐出遺體作醫學院解剖研究之用。故經其友好及遺族商洽後，尊其遺願捐獻給台大醫學院。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蔡滋湮三十二年前的學生台大醫院病理科主任侯書文親自為他敬奠

的老師實施病理解剖，且給在旁學習的七位病理研究所學生上了最珍貴的一課。遺體然後再交給解剖學科，供作大體解剖實習，最後全身骨骼再製成標本，供教學之用，侯書文形容自己的心情，「以學生的身份來說，我感謝老師給我們做了一個最後的身教」。「誠如病理學前輩葉曙先生所推許，『蔡先生一生都奉獻給解剖學，竟連遺體也不例外。』」。

遠在高醫時代，蔡院長即已率先發起死後捐獻屍體的運動。在中山時，一次解剖公祭時，主祭時也說到：「我已交待解剖室的同仁待我死後，將我的屍體做到一副很漂亮的標本，掛在講台上，如此，學生必有所感觸而更加發奮用功……當然祇要我當時還在中山的話。」唸完祭詞，他還側過頭對坐旁的人說：「我兒子坐在後面聽了一定很高興，因為我死後，身體捐供解剖，他用不著花半文喪葬費。」一句戲語，道盡蔡滋湮高齊雲天的開朗襟懷。怎奈中山無幸，未能長留俠骨？該是蔡滋湮與所有的中山學生所抱憾的吧！！

#### 後記

二月初，接受了總編的託付，要為蔡院長寫一篇生平傳記，以紀念這一位叱咤風雲數十載且對我中山功同再造的傳奇人物。然而，哲人遠矣，最初手邊所能搜集到的資料又泰半付於公文化而且殘缺瑣碎，剪報、訃音，亦僅概要性的敘述，實難描摹出這麼一個不平凡而活潑生動的靈魂。接下重任，在惶惶中徘徊了許多時日，而對著少得可憐的資料發呆，鎮日憂思。在一次偶然的

機會中，訪問蔡院長的一位故人時，聊到蔡院長生前最喜歡說的一句口頭禪，「管他的!!」這一往無前的鬥牛精神使他輝煌的一生中，成就了許多人好幾輩子所無法企及的功業，雖也如此，英才遭妬，惹了許多麻煩。

「不踏出這一步，就永遠到不了彼岸。」於是我更積極的展開了我的探索；儘量拜訪在蔡院長一生中各個階段來往最篤的好友、同仁。希望從他們的記憶中，描繪出一個傳神的蔡滋溼的風貌。

在探訪的過程中，也有許多令我感動得無以自己的經驗，傾聽著他們或熱切激越，眉飛色舞，或感喟萬千，唏噓不已的追溯著生命中與蔡院長交集的那些日子，我深深的體會到胡適先生寫給陳之藩的信中所言：「

「我借出的錢，從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而低昂久久。

不是嘛？每當我拿出所搜集到的蔡院長的舊照片時，看那份悲喜難抑，在他們目光中流轉，這段話就再一次的迴響在我心中。

三月二十九日我來到了探訪的最後一站——溪湖蔡院長兒時故居。距離總編的截稿日也近了。我知道，繼續下去，仍有千萬人欲一吐對蔡院長的追思與感激。在偌大而古老、沉靜的蔡氏故宅前，我暗忖著，一切從這裡出發，也在這裡結束似乎最好。佇立在這一片皇天后土之下，我可

以感到，必是凝聚了天地間多少的英靈之氣，才蘊孕出這樣的一位人傑；夕陽下聆聽完蔡老太太的一席追憶，臨去依依，而對著這一方靈秀之地，不禁內中再拜再三。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完稿

(第三十期)